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六回 全淳風義匿司公子 高監軍計襲萊州府

萊州府有個姓全名然的術士，精於星相，兼通讖緯，又能望氣占風，自謂與唐朝的李淳風無異，起個雅號曰「全淳風」。常游於京師，要尋個當路公卿術其術數，然每每不識忌諱，出言戇直，以此取厭於世。聞江都邑宰司鐵面之名，前去進謁。

司公素性最不喜的江湖星相，因有相契同年的書極為稱道，不得已勉強一見，也不去問他的技術。全淳風忽抗言道：「老先生的尊相，忠心貫日，鐵膽凌霜，是張睢陽、顏魯公一流人物，官雖不過御史，大名可垂於萬世。」時司公的長公子年甫十二歲，在旁站著，全然看了看，打一恭道：「可敬可賀！這位是公子麼？」司公答道：「是黃口孺子，何消尊諛。」淳風道：「老先生眼眶之下，橫著三道煞紋，是要夷及三族的。就是這位公子，不在此數之內，所以敢於敬賀。」即告辭去了。

司公一想，這人不肯諂媚，與平常相士有間；然說到滅族，不信道有叛逆的事，株連著我？怎又說是睢陽、真卿一般的？

於明日，又召淳風進署，問道：「學生何故應當夷族？」淳風道：「要做忠臣，顧不得夷族了。夷族是大罪，忠臣是大節，在老先生身上，卻並作一件，主應在五年之內。昨日長公子，再求一看。」司公就叫請出，淳風仔細看畢，說：「好個崢嶸頭角！他日為國報仇，為親顯名，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做出來哩！」司公半信不信的，教支取俸金四兩相贈，淳風堅辭不受。

司公便問：「既在江湖行道，為何不要相金？是嫌輕麼？」淳風道：「相士若要錢財，那敢直說！」司公道：「不意爾輩中，有直言無隱之人。」便問了籍貫表字，拱手道：「他日尚須相會。」

全淳風遂一揖而出。

是年為洪武三十一年，因司公清正，行取進京，拜授御史。

建文踐祚，特升僉都。及靖難師下長江，因而想起全相士之言，慨然謂其夫人曰：「脫有不虞，我當罵賊而死，滅族之兆已見，然我宗祀不可斬也。」呼其長子司韜至前，將淳風昔日所言，備述一遍，曰：「韜兒，汝當亟去，為我延續宗祧。」司韜痛哭不捨。夫人曰：「相公教他到那裡去？」司公曰：「正是程嬰、杵臼千古無二，他如今已十七歲了，不是嬰孩，由他自去罷。」

我看這全相士到是慷慨有智識的，我兒竟到萊州府去尋他，問個避難之策。」司公即付些盤纏，立逼公子起身。一逕到萊州府，尋著了全淳風。全不認得，細問來由，方知是司公之長子，遂留住於密室，又安慰了幾句，說：「在下自有道理。」

一日，淳風向司公子道：「機會來了。向者濟水之氣，乾於太陽，占是女真人出世。近聞得有個唐聖姑，南下勤王，殺敗燕兵，今已據了卸石寨。我算他必取青、萊、登三府，莫若先去投他，做個裡應外合，獻了城池，那時可以建功立業。」

司公子道：「我願去走一遭。」淳風道：「公子年紀尚少，須我同往。」於是在槽上檢了兩頭快驢，備上行囊，向青州大路進發。

行不兩日，見有三四個戴紅巾的兵丁，攔住問道：「你們是怎樣人，往那裡去的？」淳風瞧科，便下了驢，拱手答道：「大哥可是守汛的？」兵丁笑道：「守汛的都飲了，還留到如今。」淳風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是卸石寨的義士了。」兵丁道：「虧你猜！」將手指著前面道：「兀的不是我們賓將軍的大寨麼？」淳風道：「好哩，煩大哥引見賓將軍，小可有話稟。」兵丁道：「不是兒戲的，你先與我說是甚事。」淳風道：「星夜奔來，只為著的軍機二字，漏泄不得。借重通報一聲，將來自然知道。」又一個兵丁道：「誰耐煩通報，知道是細作不是！拿他去見賓將軍就是了。」將繩子向頸上套來，淳風一手接住道：「不消得，就此同去。」那些兵丁做好做歉的，擁到大營，說拿了兩個蹤跡可疑的人解來了。

賓鴻即升帳，教令押進，淳風與司韜立而不跪，左右刀斧手吆喝一聲，二人全然不懼。淳風徐徐而言道：「將軍可要萊州府麼？在下備個謹具帖兒送在這裡，望乞稍霽威嚴，以便呈上。」賓鴻道：「好個利口！一定是奸細。」喝令推出斬首，刀斧手扯拽下去。淳風厲聲道：「不納良謀，斬我便是！只這位是殉難忠臣的公子，他來投我，我反累他，如何向黃泉路上去見司公！」賓鴻聽了這話，連忙教帶轉來，問：「是何殉難的公子？」司韜道：「你們枉起義兵，連鐵面司都御史都不曉得麼？」

賓鴻隨下座，揖遜至帳中分賓主坐定，問淳風姓氏。答道：「在下姓全名然，字淳風，這位是司僉都諱中的公子。」賓鴻道：「何不早說！幾乎教我做了不赦的罪人。」淳風道：「不敢，行軍之際，豈可不嚴為防範。」賓鴻道：「正是日前監軍有令，凡客商向西者許走，向東者皆令宿於客店，不許前行，以防通漏消息。若無貨物，即係可疑，皆須拿來駁問明白，然後發放。」

所以有此一番，多多得罪。」一面詳詢來由，一面令小校飛馬請高監軍及劉將軍到營，與全淳風、司韜相見，備陳始末。高監軍肅然致敬道：「不意今日英雄，都是殉難的忠嗣。」阿蠻兒道：「汝父與我父，係是同年同寅，而又同時殉難。今我與汝，又得同聚於此，報冤雪憤，定自有日。」淳風隨問司公如何殉難，高參軍約略一說，司韜放聲大哭。劉超道：「聖后寨內殉難的子女甚多，今且相商正事，不必過哀。」司公子方收了淚。

營中已擺上酒來，把盞之間，高監軍問道：「全先生此來，必有高見，可試請教一二？」淳風道：「『裡應外合』四字是大綱領，其餘條目，總請監軍與各位將軍主裁。」就把衛指揮姓名並兵馬數目，及近日軍機情形說了。監軍道：「兵貴神速，遲則有變，既承見教，務於三日內要建此大功。府上可有心腹數人麼？」淳風道：「有。」監軍就退人後營，疾書三紙，加以封函，一付與阿蠻，一付虎兒，一付淳風、司公子，再備兩頭驢兒，令四人立刻起程，限來日晌午，到淳風家下，各人照著紙上說話行事。淳風等如飛而去。監軍即令快馬，迎取後隊董彥杲等三位將軍來到寨中，各密授了計策。頃刻挑選精騎八百，飽餐戰飯，於子刻結束起程，限十二個時辰到萊州城下，違誤者斬。賓鴻、董彥杲等皆遵令督軍，卷甲星馳。暫且按下。

卻說劉虎兒四人，走至半夜，已有百餘里。淳風道：「我們到近城十來裡，要將驢頭丟了，步行進去。那守門兵丁雖認得我，卻不認得列位，但看驢兒走得通身是汗，必定猜疑盤問，若有差誤，不是當要。」劉虎兒道：「極是。」於是四人飛步入城，剛是午刻，各取出高監軍所付封函拆開。先看全淳風的上寫著：可備硫磺發礮引火之物，於半夜子刻，到相近指揮衙門的城上，看外有紅燈挑起，便是大軍到了，即放小紙炮兩枚，以便軍士扒城。

全淳風道：「妙極，我有內弟是做紙炮生意的，硫磺等物，極其便易。」又看劉將軍的紙上寫著道：可同司公子去殺守西門的兵丁，把住城門，來一個殺一個，候大軍進城。是大責任，切勿有誤。

劉虎兒道：「砍城門須用大刀，這卻怎處？」淳風道：「離此不遠有關老爺廟，周將軍手內擎著一把大刀，重有百餘斤，只怕難用。」虎兒道：「用到好用，只是廟門關了，怎麼去取？」

淳風道：「天賜其便，廟旁牆垣塌了，走得進的。」虎兒道：「既有此刀，那怕他千軍萬馬！」隨又看周蠻兒的紙上寫的是：

可與淳風相商，全數十心腹人，砍帶枝葉青竹，用作軍器，在指揮衙門左右，截住救火的兵丁人等。一可御箭，二可御馬。齊聲大呼：卸石寨十萬軍兵在此。如無青竹，小棗樹幹亦可。

全淳風道：「足見大功必成。萊州向無青竹，是我在鄉村攜來數根，今種在屋後，小棗樹亦有。」隨去砍削停當。淳風又邀了兩個妻弟、五個徒弟，連自己三個兒子、四個種園的家人，在臥房內擺下酒飯，與彼說明就裡，眾人都知淳風術數靈驗，無不信從。

飲至二更，淳風引了劉超，到關公廟中，暗暗跪禱：若事成者，刀即取去；事不能成，取不動神刀。禱畢，劉超一掣在手。即便分頭自去行事。淳風同了大兒子，逕奔北城，在堵邊伏著，窺目間城外，遙見西城一盞小燈，挑有數丈來高，淳風即將小紙炮連放兩枚，城外軍士，便趕到北城根下，放了軟梯，一個個上來，為頭的是朱飛虎、雷一震，帶著三十名勇猛好漢，背上各負一個草束。淳風接著，引至指揮衙門，有幾個巡更的軍士，盡行殺了。朱飛虎道：「監軍令一半前門放火，一半後門殺人。」隨卸下所負

草束，令淳風引至後門，卻是一片空地，飛虎等十六人各持大砍刀，在兩邊站立等候。雷一震領著十五個勇士，皆是長槍手，打開大門，逕殺進去。廳上守宿兵丁跳將起來，手無寸鐵，皆被擄死。就把草束堆在屋簷之下，加以硫黃燄硝，點著火，登時燒起，烈燄沖天。內堂的人只道是外堂失了火，鳴起鑼來，開門救護，被眾軍一刀一個。

直殺到私宅門首，是兩扇石門，雷將軍舉起鐵錘，一下打得粉碎，吶聲喊，搶將人去。

那指揮叫做蒯捷，他有個結義的兄弟叫做「賽李達」，也使兩把銀鉛鐵的大板斧，總在夢中驚醒，一個向外奔出，一個正搶進內室來救。蒯捷道：「兄弟，向後門走罷。」賽李達道：「後門黑暗，必有巡風的強賊，我們趁著火光，從前門殺去，就是真梁山泊的好漢，少不得砍殺他娘。」蒯捷害怕，自向後門跑去，賽李達只得掣身飛步，大叫來了，遂當先引路，奔出後門。黑影裡，朱飛虎大喝一聲，雙刀劈來，賽李達閃過，就地滾去，輪斧橫砍，勇不可當。只得讓條路被他去了。賽李達看後面不見蒯捷，又翻身殺將轉來，正撞著雷一震舞動雙鐵錘，當面截住。賽李達大吼一聲，就向側邊滾進，兩把斧如風輪一般，砍散了幾個軍士，直殺出大堂。那時阿蠻兒已截殺了救火的人，也奔入衙衙，見個使雙斧的來得兇猛，倒閃在暗處，讓他過去，從背後一棗木打倒，活擒住了。看他是個好漢，隨交與全淳風先押回去，自卻守在衙門口，專殺逃出的人。其蒯指揮並一家老少內丁人等共有百餘口，都被朱、雷二將殺個罄盡，索性大放起火，連屍帶骨燒作灰燼。

那千戶、百戶衙門，也相去不遠，點起數百軍士，趕來救時，董、賓二將軍人馬正到，迎著就殺，登時星散。賓鴻道：「劉、週二將軍去殺武官，我與董將軍去殺文官。雷、朱二兄可向四處巡風，以防意外。」賓鴻隨領百餘騎直至府前，打開大門，下了馬，坐在堂上，教令軍人大聲傳說：「願做建文皇帝的官，快出來迎接。要做燕逆的官，快出來廝殺。」時天已明瞭，各廳官員都戰戰兢兢，向堂下跪著，說：「我等皆係建文年間選授的，情願歸順。」軍廳就呈上金印一顆，稟道：「太守缺員，近係小官署事。」只見董彥杲、阿蠻兒等，縛了縣令、百戶、典史等官都來了，說皆已投降，唯有千戶逃去。全然向前說：「周將軍交與我這個漢子，掙斷繩索也逃去了。小可看守不嚴，有罪有罪！」阿蠻兒笑道：「四五個人，弄他一個不住！」

全然道：「我徒弟都被他打傷了哩。」董彥杲道：「他不再來，才是他得命處。」吩咐廳縣各官，速出城去迎接監軍來發落。

不多時，高咸寧已到，止帶盧龍等數騎，其餘兵馬盡屯城外。彥杲等接住，都稱說監軍妙算如神。咸寧道：「皆賴諸將士之威靈，予何功焉？」隨發放各官視事如故，唯百戶一員，交與董彥杲營中效用。說武官有兵權，不可復職。又傳令繕寫書吏四名進來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起草申奏聖后。敘全然第一功，全然再四謙遜。咸寧道：「賞罰公則蠻夷率服，賞罰私則親戚離叛。餘惟秉公而已，不問親疏也。」又發告示一道，張掛四門，並著快馬飛頒各屬，通行飭諭。示云：

玉虛敕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聖后駕下監軍高為刑賞事：照得生殺予奪，人主之大權，所以匡風俗而勵人心也。貪墨不誅，則世道日壞；廉潔不褒，則民俗滋偽。本監軍奉命東征，已平萊郡，正發政施仁，移風易俗之日。如有向來貪酷官吏荼毒生靈、昏庸守令廢壞綱紀者，爾民即向本監軍營門據實控告，審訊明確，立正典刑。特給榜文，通諭闔屬。建文四年月日監軍處置已畢，即令各將軍帶領人馬出城，移營在東關外住紮。

不兩日，有百姓數千，齊到營門跪遞公呈，一是保舉高密松令清廉，一是控告即墨金令貪酷，與金弁同惡相濟。監軍看了呈詞，立請董將軍去提拿，與原告人等質審。有探馬飛報呂軍師統率大兵已到界上，咸寧即同諸將前去接見。御陽拱手道：「兩日令人飛探，監軍之拔萊州，與不佞之克青州同在一日。

用兵如神，無異於淮陰之襲安邑也。」咸寧遜謝道：「功倡全然，諸將成之，於愚何有。」當下合兵一處。

彥杲提拿兩被犯已到，眾百姓都來候審，咸寧即取兩詞與呂軍師看。內金令名性，字立命，金弁名貝，字有才。軍師道：「美哉名號。」隨大開營門，命兩個耆老進來，問道：「那狀上第一款『女鬼號冤』是怎樣的？可從實說來。」老人瓢：「有一窮人姓張名辛，借住富豪王庚宅邊兩間小屋。辛之長女，年方十七歲，被庚教令家人婦哄誘入室，按住強姦，其女抵死不從，抓破庚面方能得脫。庚惱羞成怒，遂向張辛說，你女我已奸過，快快送我為妾，從今不要房錢了。辛歸責女。含冤難辨，遂將剪刀自刺心胸而死。金有才從中說合，金令得了銀五百兩，反將張辛重責，勒令燒埋，這是合邑稱冤的。」又問：「第二款『冤污烈婦』，怎麼樣說呢？」老人稟道：「金令最信任的蠹吏王羔，羔與烈婦梅氏，原係表戚。羔有結髮，逐出在外，慕梅氏少寡而美，遂賄氏之族長，強納聘禮。氏鳴於官。斷云：『族長主婚，既由正禮；娶婦再醮，亦合常經。』羔恃本官之勢，竟搶回家。烈婦早懷鳩毒，自飲而死。氏弟赴縣喊告，縣官謂自盡死者，從無抵償之條，反問了誣告人命，現今發驛擺站。這件事是人人痛恨的。」又問：「第三款『誣殺真僧雞奸』呢？」老人稟道：「真僧性月有個小徒弟，偷了師父銀兩逃回家去。其母素與光棍往來，遂誣性月為雞奸致死了他兒子。金令知性月素有積蓄，串同金弁，恐嚇不從，遂夾了七夾棍，要性月承認雞奸，竟夾死於公堂之上。這也是眾人不服的。」呂軍師大怒道：「只這三件，死有餘辜了！」耆老等又稟：「那金性若無金有才，也到不得貪酷極處，總是有才唆撥的。」咸寧道：「足見貪酷的官吏，若無些惡才，怎濟得他窮貪極酷。這一對殺才，真豺虎不食之徒也。」軍師喝令即在營前，用解腕銀尖刀刺人金令之心。咸寧笑道：「這是使他後世性中，仍不忘個金字。」

又令將種種臭糞污穢之物，塞入金貝七竅而死。咸寧又笑：「這個來生有才化作無才了。」並抄沒宦橐，賑濟窮獨。

發放已畢，隨手自草奏，薦：「高參軍精通韜略，孰諳軍旅，有獨當一面之才，宜與軍師重任，暫管萊州府事，俾以賞罰黜陟，行其激勸鼓舞，則地方幸甚。」咸寧起謝道：「不才何人，敢當軍師推轂。」御陽道：「薦賢黜不肖。平生素志也，非有私於先生。」即統軍士向登州進發。流星探馬報說，登州張總兵，率領大隊人馬將次到了。軍師即擇地下寨，令將士整備廝殺，此按孫子先處戰地而待敵之意。且看他雙雙猛將穴中門，一一仙靈壁上觀。下回便見。